

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的地圖（一）： 葡萄牙人在亞洲海域的涉足與世界地圖

中島樂章 * 著 沈藝 ** 譯

摘要 本文選譯自中島樂章著《大航海時代の海域アジアと琉球》的第一部第二章。這部著作曾榮獲第64屆日經・經濟圖書文化獎、第33屆亞洲・太平洋獎特別獎、第41屆沖繩時報出版文化獎。關於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地圖的討論是該書第一部的主要內容，對於理解葡萄牙人在立足於澳門之前的活動與歷史軌跡十分重要。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地圖（約1515年）是第一份根據當地地理信息描繪東亞海域的歐洲地圖。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是一名領水員和地圖繪製者，十六世紀初，他活躍在葡萄牙向亞洲海域擴張的第一線。1511年，阿豐索·德·阿爾布開克佔領馬六甲時，從一名爪哇領水員那裡獲得了一張大型海圖，並命令羅德里格斯製作它的副本。現存的羅德里格斯地圖集被收於羅德里格斯手稿群中，其中還包括皮萊資的《東方志》副本。該地圖集既包括葡萄牙風格的地圖，也包括基於爪哇海圖的地圖，後者涵蓋了孟加拉灣、爪哇海以及中國南海和東海。

關鍵詞 爪哇人地圖；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世界地圖；亞洲海域；馬六甲；葡萄牙

引言

從十三世紀末到十四世紀中期，不少歐洲商人和修道士到訪元朝統治下的中國。然而，1368年明朝建立後，近百年間沒有關於歐洲人在東亞航行的記錄流傳下來。歐洲人真正進入東南亞並在東亞航行，是在葡萄牙人佔領馬六甲以後，即1510年代以後。從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葡萄牙已將航行圈擴大到西至巴

西、東至中國，在這一過程中收集地理信息，並基於這些信息製成最新的海圖和世界地圖。其結果就是，里斯本取代了意大利的各個城市，逐漸成為製作世界地圖的中心。

就這樣，基於葡萄牙船隻收集的實測數據與當地信息，最早盡可能實證性地描繪從巴西到印度的廣大世界的世界地圖出現了，它們就是坎蒂諾球體平面圖¹和卡維略地圖²。然而，亞洲海域東部在這些世界地圖中仍然晦暗不明，進而就此提供了新的地理信息的，便是1510年代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繪製的地圖集，其中包含了從歐洲到東亞的世界。羅德里格斯的地圖集被收入法國國民議會圖書館所藏的羅德里格斯手稿群。這一手稿群由羅德里格斯自己繪製的世界地圖、海圖和景觀圖，以及皮萊資（Tomé Pires，又譯托梅·皮列士）所著《東方志》（*Suma Oriental*）的寫本組成，前者一般被

* 中島樂章，早稻田大學文學博士，現任九州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院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十五至十七世紀東亞海域交流史、元明清徽州學。主要著作有：《徽州商人と明清中国》《明代鄉村の紛争と秩序——徽州文書を史料として》《南蛮・紅毛・唐人：一六・一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等。

** 沈藝，北京外國語大學文學碩士，現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副社長，主要從事東亞歷史和海外漢學的翻譯、編輯和出版工作。

統稱為《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之書》（*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下文有時簡稱《羅德里格斯之書》）。

將這一手稿群的價值向學界廣泛介紹的人是葡萄牙地圖學研究的第一人阿曼多·科爾特桑（Armando Cortesão）。1937年，他在法國國民議會圖書館（Bibliothèque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發現了曾經不知所蹤的羅德里格斯手稿群。1944年，科爾特桑在哈克盧特協會（Hakluyt Society）出版了《皮萊資的〈東方志〉與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的地圖》一書，該書由英文譯註及解說與葡萄牙語原文兩部分組成。³後來科爾特桑又於1978年在哈克盧特協會出版了葡萄牙語版本。⁴

在《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之書》中尤其引起研究者注意的便是其地圖集。雖然關於其地圖集的形成過程與描寫內容，科爾特桑的見解已基本成為定論，但從1990年代起，學界開始重新探討他的觀點。首先是在1995年，索勒韋恩·赫爾普克（Sollewijn Gelpke）圍繞羅德里格斯地圖的形成過程，批判了科爾特桑的觀點，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⁵2013年，伊沃·卡內羅·德·索薩（Ivo Carneiro de Sousa）在論述羅德里格斯地圖對東亞的描寫時，對科爾特桑的觀點進行了部分修正。⁶

另外，2002年在馬尼拉市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舉辦了以羅德里格斯地圖為中心的特別展覽，若澤·曼努埃爾·加西亞（José Manuel Garcia）在其圖錄中對該地圖關於東南亞的描寫進行了綜述。⁷進而到了2008年，加西亞整理了《羅德里格斯之書》的完整文本，將其作為《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之書——最初的近代世界地圖》一書出版發行。⁸該書不僅複製了《羅德里格斯之書》清晰的圖片，而且附有詳細的解說和文本全文的復刻，這樣一來，該書的全面利用成為可能。

除此以外，在日本，生田滋等人於1966年以科爾特桑在哈克盧特協會刊行的版本為底

本，將《東方志》譯為日文，作為“大航海時代叢書”的一冊出版。⁹由此，《東方志》作為與大航海時代初期的亞洲海域史相關的基本史料而廣為人知。然而，該書中並未包含對《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之書》的翻譯，即便在日本的亞洲海域史研究中，羅德里格斯地圖也幾乎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直到最近，合田昌史在論述十六世紀上半葉的葡萄牙世界地圖與海圖時，才基於加西亞的描述，簡明準確地介紹了《羅德里格斯之書》的概要，但關於其形成過程和描寫內容，卻只是略有敘述。

即使在大航海時代歐洲人繪製的世界地圖中，羅德里格斯地圖也是最早展示東亞海域的一份，它並非利用克勞狄烏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¹⁰和馬可·波羅（Marco Polo）等人提供的古典知識，而是基於在當地搜集的信息繪製而成。另外，作為最早的葡萄牙系東亞地圖，它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本文將首先總述葡萄牙人進入亞洲海域的通道，展示活躍在一線的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的事跡，與此同時，探討羅德里格斯地圖的形成過程和整體構成。

一、葡萄牙人進入亞洲海域與 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

（一）印度領地的建立與馬六甲的佔領

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是十六世紀初在亞洲海域活動的葡萄牙航海士、地圖製作者，但是並未留下整理好的傳記性史料，因此，我們只能通過同時代的零散史料復原他的事跡。不過，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確認的是，他參加了葡萄牙主要的遠征和海航事業，如1511年佔領馬六甲，1512年遠征摩鹿加群島，1513年遠征紅海，1519年航行至中國，等等。在葡萄牙人從印度洋進入中國南海和爪哇海的過程中，羅德里格斯是活躍在第一線的航海者。本節將概括敘述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初進入亞洲海域的過程，同時論述羅德里格斯作為地圖製作者和海航者的事跡（圖1）。¹¹

海外文獻中的澳門史



圖 1. 十六世紀初葡萄牙人進入亞洲海域的主要航路

瓦斯科·達·伽馬於 1498 年末到達卡利卡特，¹² 1502 年再次抵達馬拉巴爾海岸，並在科欽設立了商館。翌年，他又在科欽修建了要塞。1505 年，以科欽為首府、統領好望角以東的葡萄牙交易與軍事據點的印度領地（Estado da India）成立，弗朗西斯科·德·阿爾梅達（Francisco de Almeida）被任命為首位印度總督（governador）。葡萄牙人掌握了馬拉巴爾海岸的胡椒貿易，同時，他們還以在西方與穆斯林海商對抗、控制阿拉伯海的海上貿易為目標，進而計劃在東方插手東南亞的胡椒和香料貿易，以及中國貿易。¹³ 這些商品的集散地、亞洲海域最大的貿易據點就是馬六甲（古稱滿刺加）。1509 年，迪奧戈·洛佩斯·德·塞凱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的艦隊首次駛入了馬六甲港，但他們與穆斯林海商發生衝突，受到馬六甲國王的攻擊後撤退。¹⁴

1509 年，阿豐索·德·阿爾布開克（Afonso de Albuquerque）作為第二代印

度總督到任。他於翌年佔領果阿，強化了葡萄牙對阿拉巴爾海岸的統治。1511 年 7 月，阿爾布開克又遠征馬六甲；8 月放逐了馬六甲國王並佔領該地。他佔領馬六甲後，繼續與華人、爪哇人、庫林人（Kling，印度南部泰米爾系印度教徒）等海商進行貿易，並派遣使者前往暹羅和白古王朝¹⁵ 建立通交關係。然而，穆斯林海商中多有人為了避免受到葡萄牙人的支配而轉移到附近的伊斯蘭系港口城市。阿爾布開克在馬六甲修築要塞和商館，建立了軍事和貿易據點，並於 1512 年 2 月返回了科欽。¹⁶

（二）羅德里格斯的活動——印度洋、爪哇海域

阿爾布開克從馬六甲返回科欽後，於 1512 年 4 月 1 日寫信給國王曼努埃爾一世報告馬六甲和印度的情況，此時羅德里格斯的姓名首次出現在史料中。該書信記載，阿爾布開克命令羅德里格斯複寫從爪哇航海士那裡得到的地圖，並將其獻給國王。¹⁷ 這封書信的內容將在下一節進行介紹。

隨後，阿爾布開克又在同年 8 月 20 日寫給曼努埃爾一世的書信中，報告了前一年年底將安東尼奧·德·阿布雷烏（António de Abreu）的船隊從馬六甲派往摩鹿加群島一事，其中也提到了羅德里格斯：

司令官安東尼奧·德·阿布雷烏、副司令官弗朗西斯科·塞朗（Francisco Serrão）航向（摩鹿加群島）。……他們與當地的兩位航海士一起，另有三位葡萄牙航海士相伴，即貢薩洛·德·奧利韋拉（Gonçalo de Oliveira）、路易斯·博蒂姆（Luís Botim）和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他〔羅德里格斯〕是寓居當地的年輕人，但知識淵博，是製作標準地圖的好手。¹⁸

也就是說，雖然羅德里格斯還很年輕，但作為地圖繪製者和航海士，他獲得了阿爾布開克很高的評價，被起用為阿布雷烏艦隊的航海士之一。

阿布雷烏率領三艘船，於 1511 年 11 月從馬六甲起航，向東經過爪哇海、弗洛勒斯海，到達班達群島。然而，由於前往摩鹿加群島的季風已經結束，阿布雷烏便在班達群島裝載香料，於 1512 年底回到馬六甲港口。另外，副司令官塞朗的船與船隊行散，漂流到了安汶島附近，他們後來乘坐當地船隻到達了摩鹿加群島。¹⁹

翌年，即 1513 年 1 月，羅德里格斯從馬六甲返回科欽，2 月參加了阿爾布開克的紅海遠征。阿爾布開克響應國王曼努埃爾一世的擴張政策，企圖消除伊斯蘭勢力的影響力，掌握西印度洋的海上貿易。為了達成這一目的，葡萄牙人有必要控制穆斯林海商的整條貿易路線，這一路線是從阿拉伯海經由波斯灣和紅海通向地中海。因此，阿爾布開克在就任總督以前的 1507 年就曾遠征波斯灣入口處的霍爾木茲，並在那裡修建了要塞和商館。然後他又在 1513 年實施了遠征亞丁和紅海的軍事行動。²⁰

1513 年 3 月，阿爾布開克的艦隊攻擊了

亞丁，但由於馬穆魯克王朝出兵馳援，他只得放棄攻城，在 4 月進入紅海，並在紅海南部一直滯留到 7 月。其間，羅德里格斯加入了對紅海西南部的達赫拉克群島與埃塞俄比亞馬薩瓦（Massawa，今屬厄立特里亞）的航海探測。阿爾布開克於同年 12 月向曼努埃爾一世送去了達赫拉克群島的彩色地圖的寫本，這幅海圖很有可能也是由羅德里格斯繪製的。²¹ 同年 8 月，羅德里格斯隨阿爾布開克的艦隊一起返回了印度。

（三）羅德里格斯的活動——中國南海

從那以後一直到 1519 年初，流傳下來的史料裡沒有再出現描述羅德里格斯動向的內容，或許他以印度為據點活動。²² 他謄寫皮萊資的《東方志》肯定也是在這一時期。²³ 皮萊資根據在馬六甲商館收集的信息，開始執筆撰寫《東方志》，並於 1515 年 1 月離開馬六甲，2 月返回了科欽。恐怕就是在這之後，羅德里格斯本人或者其助手，根據在科欽的《東方志》作者親筆原稿製成了寫本，並將其收入羅德里格斯手稿群。²⁴

另外，就在這一時期，葡萄牙船隻從馬六甲北上，經中國南海，航行至廣東近海，加入了中國貿易。最初是在 1513 年，四艘中國戎克船來到馬六甲，馬六甲長官藉此機會，命令區華利（Jorge Álvares，又譯歐華利、歐維治）跟隨這支返航的船隊前往中國。同年夏，區華利與中國船隊一道下錨停泊在廣州近海處的屯門。屯門在羅德里格斯對前往中國航路的記錄中被稱為 Timon，在其他葡萄牙史料中也被稱為 Tumon 等，位於從珠江口東南部和新界到大嶼山的海域上。²⁵ 十六世紀初，來自東南亞的商船在廣東地方政府的默許下，在這片海域裡從事朝貢貿易框架外的貿易。區華利在屯門與中國人進行貿易，大獲其利，於翌年 1514 年春返回了馬六甲。²⁶

受到區華利航海成功的鼓舞，拉斐爾·佩雷斯特雷洛（Rafael Perestrelo）也於

海外文獻中的澳門史

1515 年率領船隊前往屯門並進行了貿易，翌年返回馬六甲。²⁷ 這幾次航海的成功讓葡萄牙人的區域貿易走上正軌：他們將東南亞產的胡椒等商品從馬六甲運送到廣東，用以交換中國商品。

1515 年 9 月，洛波·蘇亞雷斯·德·阿爾貝加利亞（Lopo Soares de Albergaria）接替阿爾布開克，成為第三代印度總督。在阿爾貝加利亞赴任之際，曼努埃爾一世命令費爾南·佩雷茲·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z de Andrade 或 Fernão Pires de Andrade）的船隊護送遣明使節，於是阿爾貝加利亞便任命舊知皮萊資擔任該使節。費爾南·佩雷茲的船隊於翌年 1 月從科欽出發，乘着 1517 年夏季的季風航行至廣州近海處的屯門；10 月護送皮萊資使團進入廣州港後，又返回屯門進行貿易；1517 年 9 月返回馬六甲。²⁸

後來，在 1518 年 2 月，費爾南·佩雷茲的弟弟西芒·德·安德拉德（Simão de Andrade）獲得了曼努埃爾一世頒給的航行至中國的特許狀，抵達了印度。西芒於翌月航至帕賽，調配了運往中國的胡椒，又經馬六甲航向廣東。²⁹ 若昂·德·巴羅斯（João de Barros）在官方編年史《亞洲史》（*Da Ásia*）第三編中對這支艦隊的中國航行作了如下記載：“（這支艦隊）從馬六甲出發，有三隻戎克船同行。四艘船的船長分別是若熱·博特略（Jorge Botelho）、阿爾瓦羅·富澤羅（Álvaro Fuzeiro）、區華利和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³⁰ 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與 1513 年最早航行到中國的區華利一起，從馬六甲開始，跟隨西芒·德·安德拉德的帆船航行，並擔任了三隻戎克船中的兩艘的船長。

西芒·德·安德拉德的船隊於 1519 年 8 月駛入屯門港口進行交易。然而，西芒·德·安德拉德或是試圖在屯門修築要塞和炮台，或是販賣中國人的子女，這些行為使其與廣東當局的关系嚴重惡化。³¹ 這支船隊當年在屯門過冬，於翌年初秋起航返回馬六甲，但此次葡萄牙人

在廣東的行動種下了極大的惡果，深刻影響了其後與明朝的通交和貿易。³²

另一邊，1520 年 1 月，皮萊資的使團終於從廣州出發，年底抵達北京。同年 6 至 7 月，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和區華利的戎克船跟隨迪奧戈·卡爾沃（Diogo Calvo）的帆船，再次從馬六甲航行到屯門，並在那裡過冬和交易。同年 6 月，隨着正德帝³³ 駕崩，廣東當局命令外國船隻全部離境。但是，因為葡萄牙船隊不肯聽從命令，想要繼續在屯門進行交易，所以廣東當局出動水軍發起了攻擊。雖然迪奧戈·卡爾沃的帆船突破了明軍包圍圈，但其他葡萄牙船隻被捕，很多葡萄牙人遭到殺害。而皮萊資使團的通交交涉也告失敗，使團在 9 月返回廣州後遭到拘禁，據傳皮萊資本人也在監禁中去世。³⁴

皮萊資使團中有一位叫作克里斯托旺·維埃拉（Cristóvão Vieira）的人，自 1521 年起被囚禁在廣州，暗地裡送信給 1534 年來到廣東的葡萄牙人，講述了屯門的葡萄牙船隊受到明軍攻擊的情況：

五艘戎克船在 1521 年停泊於交易的島嶼〔屯門〕。其中四艘似乎是馬六甲王的，一艘是北大年蘇丹國王的，也就是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的那艘和區華利的那艘，以及另外兩艘〔三艘？〕船。迪奧戈·卡爾沃從那裡逃脫之時，眼見着（明軍）艦隊的船員在自己面前掠奪戰利品。很多（戰利品）被按察使、布政使、指揮官及南頭的備倭（都指揮）佔有，還有一部分歸艦隊所有，大半部分獻給了國王〔皇帝〕。他們離開那裡，掠奪了大量財產，將其當作盜賊的賂物沒收了。戎克船也被瓜分了，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和區華利的戎克船歸占族人³⁵ 所有，北大年蘇丹國王的船被分給馬來人，其他船隻被分給了暹羅人。³⁶

由此可見，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和區華利

等人的戎克船在屯門被明軍圍攻，戎克船被繳獲後分給了占族人，船上的貨物也被搶走。³⁷我認為，正是在這次海戰中，羅德里格斯和區華利要麼戰死，要麼被捕，從此下落不明。³⁸

二、《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之書》的流傳與構成

（一）葡萄牙的海外活動與世界地圖

在葡萄牙，隨着向亞洲海域航行的活動逐步展開，基於實測的海圖和世界地圖也漸次積累起來。葡萄牙先是在里斯本設置了印度館（Casa da India），用以統管海外的貿易和行政；後又在1509年，成立了幾內亞－印度庫（Armazens da Guiné e India），以控制前往非洲和亞洲的航行業務。幾內亞－印度庫的另一個重要職能是根據海外航行的結果，編製葡王欽定標準地圖（carta padrãode el-Rei）。在艦隊被派往亞洲之際，幾內亞－印度庫向航海士們發放海圖；當艦隊返回里斯本時，航海士們根據探索結果對海圖進行增補和改訂，並將新的海圖提交給幾內亞－印度庫，後者便根據這些海圖製成新的世界地圖。³⁹

然而，葡萄牙當局對於海外地理資訊採取的是所謂的“沉默政策”（política do sigilo），嚴禁將海圖和世界地圖帶往海外，也不准印刷海圖和世界地圖。因此，葡萄牙的海圖與世界地圖基本上都只有孤本，且為手繪圖；而且留存在本國的大部分地圖都毀於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等災害事件。現存的大部分葡萄牙海圖和世界地圖，或是流出海外的，或是由葡萄牙製圖家在國外繪製的。⁴⁰像這樣流向海外的葡萄牙世界地圖就有坎蒂諾球體平面圖和卡維略地圖，以及後來1510年代的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地圖。

（二）羅德里格斯地圖的流傳

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的地圖被包含在法國國民議會圖書館所藏的羅德里格斯手稿群

中（藏品號 Ms 1248 E/D, 19）。⁴¹完整手稿共有178葉，每葉長37.7厘米、寬26.3厘米，集結為一冊。全部178葉中，前三分之二（共計116葉）為羅德里格斯自己記錄的航海指南、航路記錄、地圖集、景觀圖，即所謂的《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之書》。餘下約三分之一（共計62葉）為皮萊資《東方志》的現存唯一全文寫本。⁴²

關於羅德里格斯手稿群形成過程的諸多問題將在後文論述，不過可以斷定它們就是羅德里格斯在1510年代製作並送往葡萄牙的。十八世紀，羅德里格斯手稿群不知因何流入法國，到了弗勒里厄伯爵（comte de Fleurieu）夏爾·皮埃爾·克拉雷（Charles Pierre Claret）手上。弗勒里厄伯爵給它們加上了皮革封面，並將其裝訂為現在的形式。不過在裝訂之際，各葉的順序被打亂了，裝訂時在各葉右上方記錄的序號，與羅德里格斯自己在目錄中記錄的原有序號不同。⁴³

在那之後，羅德里格斯手稿群被收藏於法國國民議會圖書館。從這一手稿群中首次發現並介紹了羅德里格斯地圖的人是著名的地圖學家桑塔倫子爵（visconde de Santarém）。他本是葡萄牙很有權勢的政治家，但由於1833年政變而亡命巴黎，此後一直從事地理學的研究。桑塔倫子爵在各地圖書館收集古地圖，1841至1855年依次復刻了這些古地圖，刊行了一系列地圖集。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他於法國國民議會圖書館發現了羅德里格斯手稿群，1853年將其中的26張地圖以石版印刷復刻。⁴⁴

羅德里格斯手稿群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蹤跡全無，但正如上文所述，1937年阿曼多·科爾特桑在法國國民議會圖書館重新發現了這一手稿群，並於1944年刊行了英文譯註版。到了2008年，若澤·曼努埃爾·加西亞又刊行了《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之書》的完整文本。科爾特桑版本的羅德里格斯地圖集中是色彩不分明的黑白照片，僅僅刊載了巽他群島

海外文獻中的澳門史

景觀圖的一部分，並且沒有翻刻地圖上所有的地名和註記。與此相對，加西亞版本是顏色鮮明的復刻本，⁴⁵ 地圖上的文字也全部得到複印，這樣一來，我們才終於有可能以完整的形式利用羅德里格斯留下的文本。

（三）羅德里格斯地圖的概要

下面我將主要基於加西亞的解說來介紹羅德里格斯地圖的整體結構。⁴⁶ 法國國民議會圖書館裡所藏的羅德里格斯手稿群大體可分為以下六個部分：

I 扉頁和目錄（2 葉表至 4 葉表）

II 航海指南（8 葉裡至 16 葉表、86 葉表至裡）

III 航路記錄（5 葉表至 7 葉表、37 葉裡）

IV 地圖集（18 葉表至 42 葉表、114 葉表至 116 葉表）

V 景觀圖（43 葉表至 85 葉表、87 葉表至 112 葉表）

VI 皮萊資《東方志》寫本（117 葉表至 118 葉裡）

其中 I 至 V 的部分總稱為《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之書》，與 VI《東方志》一起構成了羅德里格斯手稿群（圖 2）。

首先第 I 部分是兩張帶花體字的裝飾性扉頁，上面寫有目錄。⁴⁷ 其次，在 II 航海指南部分，說明了根據太陽高度測定緯度的方法、根據緯度計算航海距離的方法等實用的航海技術。⁴⁸ 接着在 III 航路記錄部分，有羅德里格斯基於 1513 年參加紅海遠征時的調查詳細描繪的航路，⁴⁹ 以及從馬六甲前往中國的簡明航路。⁵⁰ 然後在 V 景觀圖（總計 69 幅）部分，有羅德里格斯 1512 年參加完摩鹿加遠征歸來時描繪的從小巽他群島到爪哇島的各種島嶼圖，以及連續描繪的從船上遠眺各島海岸線的全景圖。⁵¹

不過，最後的 24 幅圖僅僅描繪了島嶼的大致輪廓，保持着未完成的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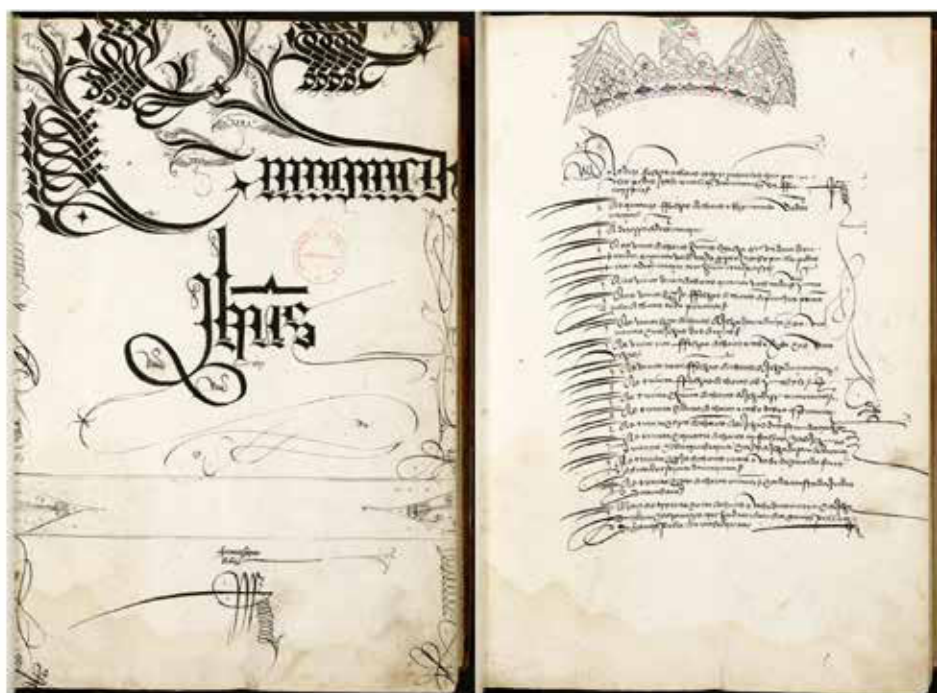
最後便是本文介紹的 IV 地圖集部分（總計 26 幅），在實證性地描繪亞洲西部海域的坎蒂諾球體平面圖之後，這是基於實測和當地信息描繪的亞洲東部海域圖，在世界地圖中實屬首次，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雖然地圖集中提供的關於東亞和東南亞的地理信息，與《東方志》中的詳細記述相比，顯得十分籠統，但它非常正確地描繪了東南亞的島嶼部分，也提供了關於東南亞大陸部分和東亞的具體地理信息，儘管這些信息是片段性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此地圖集的第 42 葉對 Ilequeos（指琉球本島或台灣本島）進行了明確描寫，這也是歐洲世界地圖中的第一次。

三、羅德里格斯地圖的整體結構

（一）兩大地圖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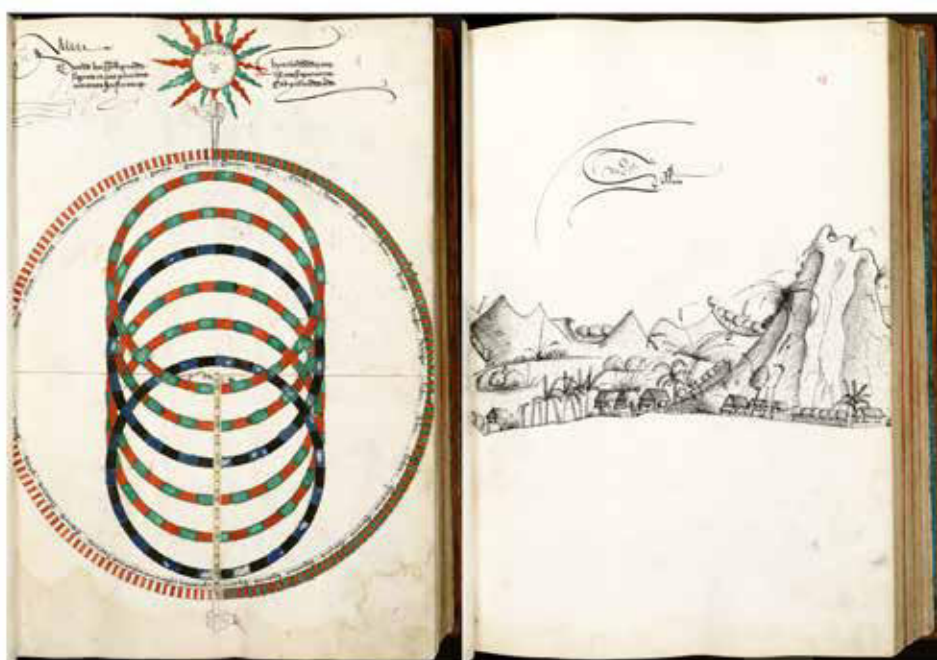
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的地圖集在《羅德里格斯之書》中佔據了第 18 葉表至 42 葉表和第 114 葉表至 116 葉表，總計 26 幅。整個地圖集可大致分為兩部分：(I) 已有的葡萄牙海圖和基於實測繪製的部分（共 16 幅）；(II) 基於爪哇航海士的地圖繪製的部分（共 10 幅）。其中第一部分又由兩組地圖組成：I a 從西歐到非洲東南部（共 13 幅），以及 I b 地中海—黑海地區（共 3 幅）。⁵² 第二部分也可大分為兩部分：II a 從孟加拉灣到摩鹿加群島（共 5 幅）；II b 從北部灣到中國和琉球地區（共 5 幅）。其中從孟加拉灣到爪哇島北岸的地區重複出現在 I a 的第 29 至 30 葉和 II a 的第 33 至 35 葉。

上述地圖中，第一部分 (I) 的地理信息總體而言是正確且詳細的，但對於印度以西地區的描寫主要基於已有海圖，缺乏獨創性。不過，I a 的第 29 至 30 葉描繪了從錫蘭到爪哇島北岸的地圖，雖然只反映了這片海域的一部分，但這一地區首次得到了基於實測的描繪（圖 3 至 5）。



a 扉頁（第2葉）

b 目錄（第4葉）



c 航海指南（第9葉）

d 景觀圖（第48葉）

根據太陽高度測定緯度的方法圖

小巽他群島中索洛群島一島的南岸

圖 2. 《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之書》（圖片來源：法國國民議會圖書館藏）

海外文獻中的澳門史



圖 3. 地圖 I a 描繪的海岸線（圖片來源：José Manuel Garcia,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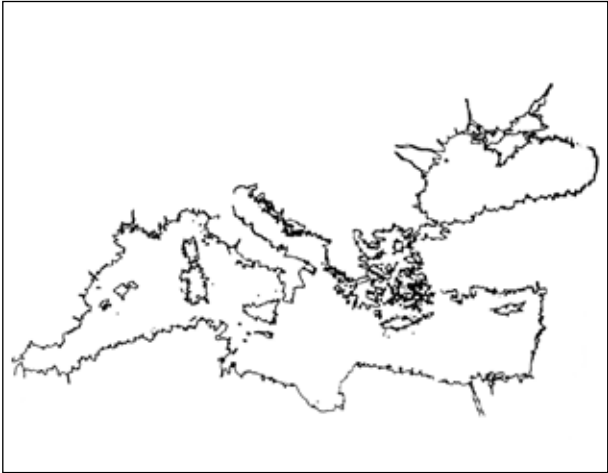


圖 4. 地圖 I b 描繪的海岸線（圖片來源：José Manuel Garcia,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 57.）

然而，第二部分（II）與其他歐洲人製作的
世界地圖截然不同。其中 II a 第一次描繪了東南
亞島嶼地區的實際情況，特別引人矚目。但 II b
的每幅地圖比例尺都不統一，各圖之間的位置關

係也不明了，總體而言描繪得很粗略。即便如
此，這部分地圖提供了與以前的馬可·波羅系東
亞地圖完全不同的地理信息，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圖 6、圖 7）。以上地圖組的分類與概要見表一。

表一. 《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地圖集》的整體結構

	原型	葉數		各地圖展示的地區	比例尺	表現方式
I	葡萄牙系 世界地圖	I a	第 18 至 30 葉	西歐、非洲西北部、西非、幾內亞灣、巴西、南非、大西洋、東非、非洲東北部、阿拉伯海、孟加拉灣、馬六甲海峽、巽他海峽	13,000,000:1	羅盤圖、緯度、海里
		I b	第 114 至 116 葉	西地中海、東地中海、黑海沿岸	6,000,000:1	無
II	爪哇人 航海圖	II a	第 33 至 37 葉	孟加拉灣、馬六甲海峽、巽他海峽、小巽他群島、摩鹿加群島	7,000,000:1	羅盤圖
		II b	第 38 至 42 葉	北部灣、中國南海、廣州灣、中國北部沿海地區、台灣島、琉球群島	不定	羅盤圖

（二）爪哇人地圖與羅德里格斯地圖

關於羅德里格斯地圖中第二組的形成過程，阿爾布開克在1512年4月1日從科欽寫給曼努埃爾一世的書信中有以下內容，這或許可作為我們的線索。

另外向陛下呈獻一份從爪哇航海士那裡得到的大地圖的寫本。這幅地圖包括從好望角到葡萄牙和巴西之地、紅海和波斯灣乃至香料群島的廣域地區。其中還記載了中國人（chins）和琉球人（gores）的航海事宜，包括他們航船採取的針路和直航路線，還展現了諸國接壤處的內陸地區。這幅地圖是我迄今為止所見過的最好的地圖，陛下知道了也一定會龍顏大悅吧。

因為地圖上是用爪哇文字記錄地名的，所以我帶來能夠讀寫的爪哇人。然後我命令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將他另外謄寫的一部分送呈陛下。陛下據此可確實地了解以下情況：中國人和琉球人從何處而來；我們的船隻前往香料群島的航路如何走、金山在哪裡；爪哇島和班達群島、肉豆蔻和肉豆蔻乾皮（的產地）、暹羅王國的土地在哪裡；何處是中國人航海的最遠端，他們從哪裡返回，從那裡開始是否就不航海了？等等。這幅地圖的主要部分在“海花號”（*Flor de la mar*）（的失事中）丟失了。我讓引水員（羅德里格斯）與佩洛·德·阿爾波音（Pelo de Alpoim）一起，為了向陛下說明情況而對這幅地圖（的寫本）進行解讀。這幅標準圖是他們〔爪哇人〕往來航行的依據，因此您應該會看出它是非常準確、詳實的。⁵³

根據上文可知，阿爾布開克在1511年7月佔領馬六甲後，從當地爪哇航海士處得到了一幅大地圖。據說這幅地圖描繪了從紅海到摩鹿加群島，以及中國人和琉球人的國度的整個亞洲

海域。“Gores”是葡萄牙人佔領馬六甲前後對琉球人的稱呼。阿爾布開克讓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翻譯地圖上的爪哇語地名並製成寫本。不過，這幅地圖的原本在海難中丟失了，當時阿爾布開克的旗艦“海花號”正滿載着他們在馬六甲獲得的戰利品和掠奪品向印度返航，結果在蘇門答臘島附近沉沒了。因此，阿爾布開克獻上的是羅德里格斯製作的寫本。

葡萄牙早期史料中提到的“爪哇人”（Jaoas）是指出身於爪哇島北岸的穆斯林港市之人，並且廣義上也包括他們擴散到東南亞各地的子孫們。他們中的很多人在十四世紀至十五世紀上半葉移居到爪哇，帶有當地被同化的華人的血統。在以馬六甲為代表的各個港市中，很多爪哇人以海商、航海者、手工藝人的身份四處活動，尤其是爪哇海商在東南亞海域的活動範圍廣泛，其中心業務是將印度生產的棉布從馬六甲運往印度尼西亞群島，又將摩鹿加群島、班達群島的香料和爪哇島的大米運往馬六甲。⁵⁴

據傳，1480年航至爪哇島的意大利商人盧多維科·迪·瓦爾泰馬（Ludovico di Varthema）利用了當地船長標有方位線的海圖；⁵⁵皮萊資也記載道，“時不時親眼可見”穆斯林航海者製作的印度尼西亞方面的海圖。⁵⁶由此可以推測，阿爾布開克得到的爪哇人地圖或許就是爪哇航海士以這些海圖為基礎，綜合了從馬六甲的華人系、印度系、阿拉伯系等航海者處得到的信息而製成的、囊括整個亞洲海域的大地圖。⁵⁷

另外，根據阿爾布開克的書信，這幅爪哇人地圖甚至描繪了“從好望角到葡萄牙和巴西之地”。1500年卡布拉爾到達巴西的消息很快便在伊斯蘭世界傳播開來，奧斯曼帝國的海軍上將皮里·雷斯（Piri Reis）⁵⁸在1513年製作的世界地圖也包含了對巴西沿海地區的詳細描繪。⁵⁹或許在馬六甲，關於巴西等地的地理信息也通過穆斯林海商傳播至此，爪哇人引水員便將這些新情報納入了上述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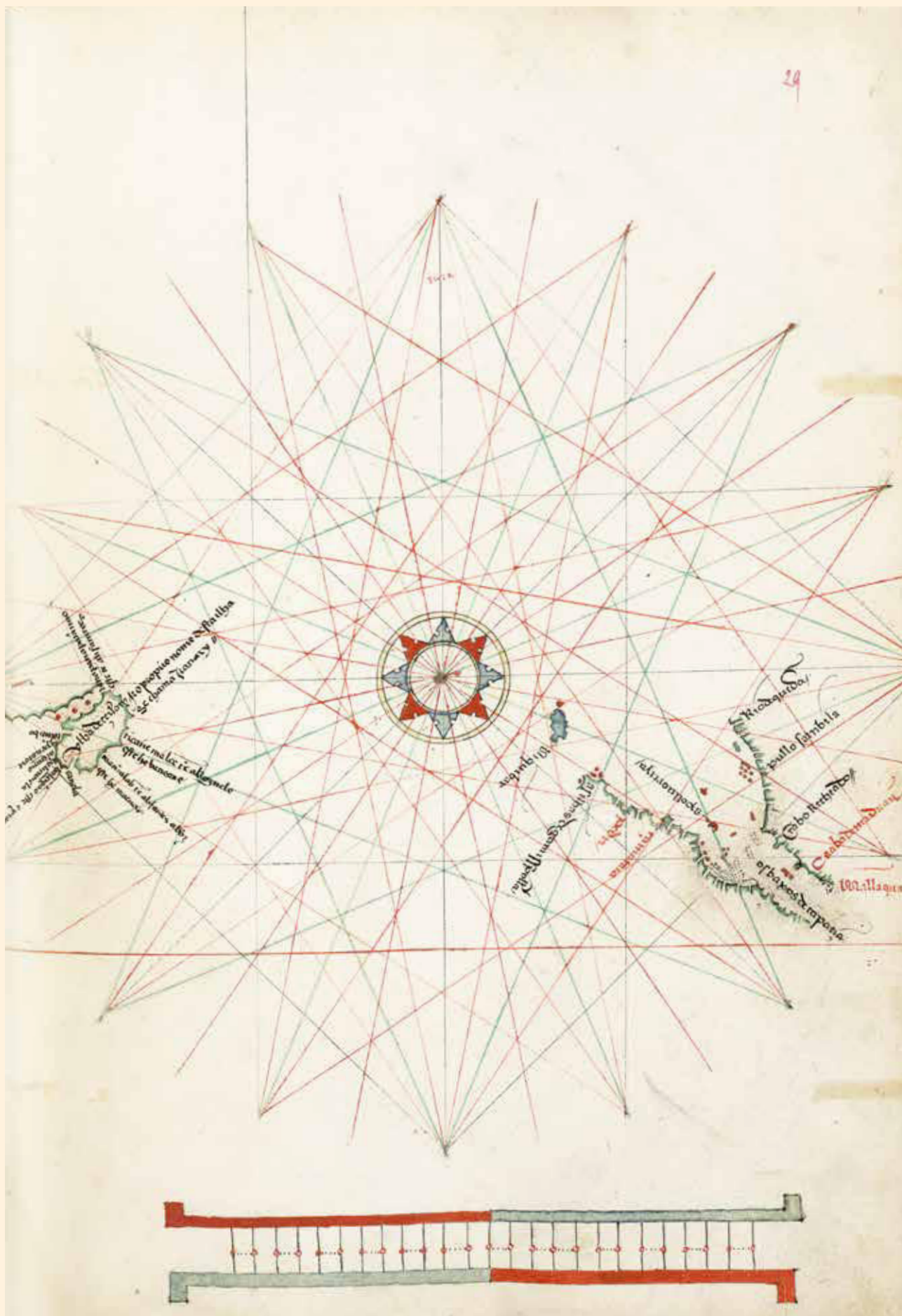


圖5. 地圖1a (第29葉)，畫面左側(西)描繪了印度南端和錫蘭，右側(東)描繪了馬六甲海峽。(圖片來源：法國國民議會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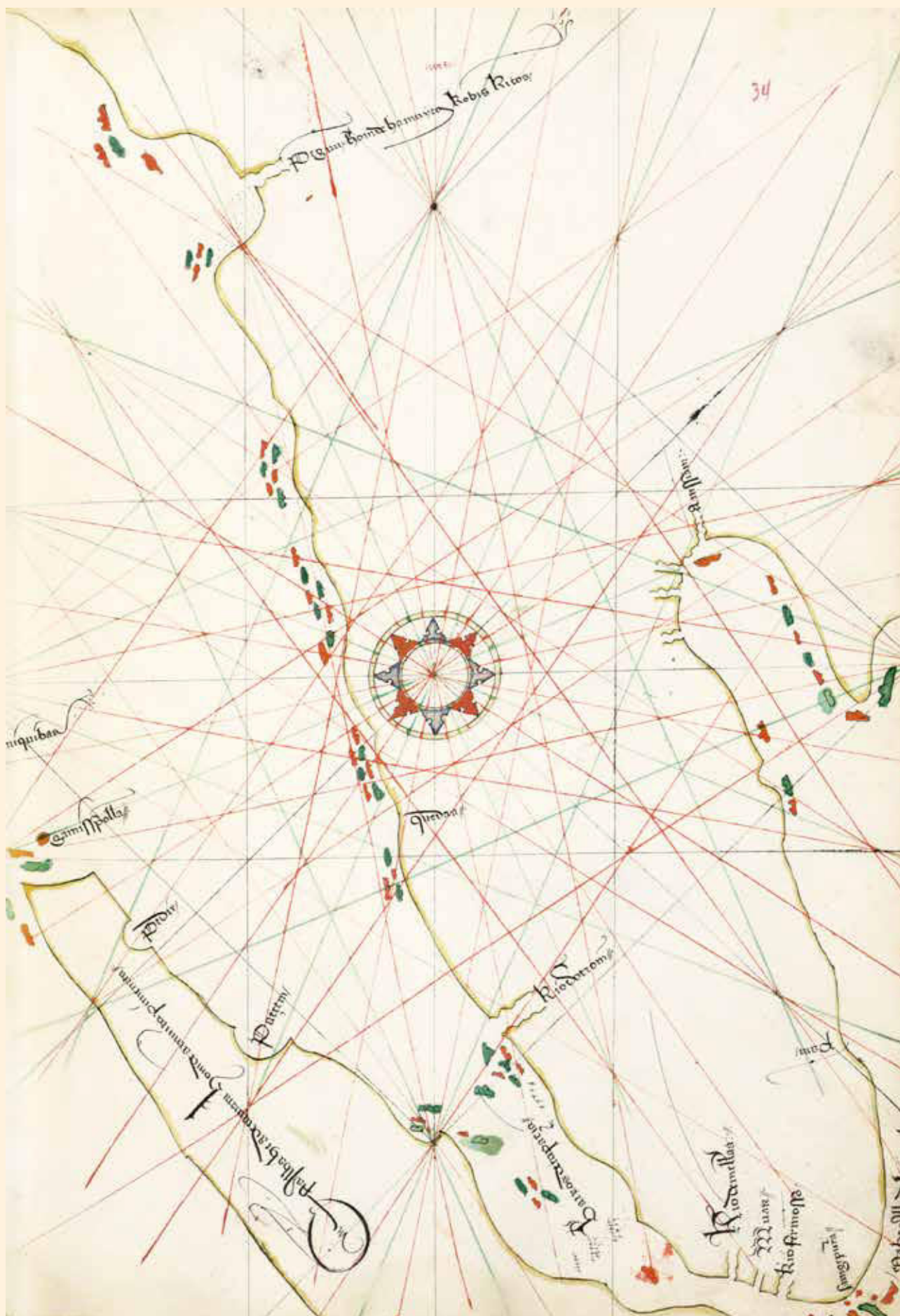


圖 6. 地圖 II a (第 34 葉)，馬六甲海峽。西側標記為蘇門答臘島，東側為暹羅灣。（圖片來源：法國國民議會圖書館藏）

當然，現存的羅德里格斯地圖的第一部分（I）並非爪哇人地圖，而是基於葡萄牙海圖繪製的。羅德里格斯只是將爪哇人地圖中孟加拉灣以東的部分收錄到該地圖集的第二部分（II）中。從錫蘭到爪哇島的部分，重複出現在I和II中，就說明羅德里格斯地圖是由完全不同的兩大系統的地圖複合而成的。

羅德里格斯地圖的第二部分（II）是他根據自己在1511年複寫的爪哇人地圖製作的，這一點只要對比阿爾布開克書信中記錄的爪哇人地圖概要便可明了。其信中提到的“中國人和琉球人從何處而來”對應的是羅德里格斯地圖第40葉對廣州的描繪和第42葉對琉球的描繪；“爪哇島和班達群島、肉豆蔻和肉豆蔻乾皮（的產地）”指的是第35至37葉描繪的巽他群島和摩鹿加群島；“金山在哪裡”或許指的是第37葉標記的塞蘭島（Seram，舊譯斯蘭島）等地的金礦；而“暹羅王國的土地”被繪製在第34葉上。⁶⁰不過，羅德里格斯地圖並未如信中所說“記載了中國人和琉球人的海航事宜，包括他們航船採取的針路和直航路線，還展現了諸國接壤處的內陸地區”。私以為，羅德里格斯地圖的第二部分（II）或許並非對爪哇人地圖的完整複寫，而是在謄錄時有所取舍和省略。

四、羅德里格斯地圖的形成過程

（一）羅德里格斯地圖的形成——科爾特桑的觀點

關於《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之書》的形成過程，羅德里格斯自己並未記錄下蛛絲馬跡，由於關於其傳記的史料也很貧乏，所以其中不明確的點很多。這一書稿群明顯是未完成的狀態，在完整成書之前，不知因何被送回祖國了。⁶¹

《羅德里格斯之書》開頭的第2葉與第3葉是裝飾性的扉頁，第4葉記有目錄，其中列舉了航海指南的各項目和地圖I a的各圖（第30葉除外）。不過如前所述，此後的裝訂順序

就亂了，就目前的狀態來說，首先是記錄紅海航路的第5至7葉，然後是航海指南的第8至16葉和第86葉，最後是地圖I a所在的第18至29葉。恐怕羅德里格斯最初製作的順序為：首先是目錄裡的航海指南和地圖I a；然後是第30葉的地圖I a（蘇門答臘島、爪哇島）、地圖I b（地中海、黑海）、地圖II（東南亞、東亞）；最後是通往紅海和中國的航路記錄、巽他群島的景觀圖等。⁶²

那麼，《羅德里格斯之書》是在何時、經過怎樣的過程，才集結為現有的形式的呢？關於其形成時期的上限的線索，可以在地圖I的第30葉關於爪哇島北岸的附記裡找到：“若昂·洛佩斯·阿爾賓的補水地。他發現了從這裡到雅帕拉（Japara）的地區”。阿爾賓的船隊於1513年3至6月航行至爪哇島，皮萊資也作為該船隊的商務員參加了此次航行。⁶³現存的《羅德里格斯之書》至少就是在這以後形成的。

阿曼多·科爾特桑根據這些線索對《羅德里格斯之書》的形成過程進行了如下推斷：1. 羅德里格斯1511年以後首先完成了目錄中的航海指南和地圖I的第18至29葉；2. 由於地圖I第27葉未能反映他參加1513年紅海遠征的成果，故而應是在這以前繪製的；3. 地圖I第30葉記錄了1513年阿爾賓的爪哇航行一事，因此是那以後製成的；4. 地圖II是羅德里格斯基於1511年複寫的爪哇人航海圖製成的，但附加了翌年阿布雷烏船隊勘測的成果；5. 整體而言，《羅德里格斯之書》在1513年前後被集結為現存形式，於翌年即1514年，在葡萄牙政府的緊急要求下，以未完成的形式急速送往祖國。⁶⁴

（二）羅德里格斯地圖的形成——加西亞的觀點

相對於科爾特桑的觀點，若澤·曼努埃爾·加西亞關注到地圖I第26葉對馬達加斯加島（古稱聖勞倫斯島，ilha de Sam Lourenço）的描繪遠比此前的世界地圖更

海外文獻中的澳門史

準確和詳細，認為《羅德里格斯之書》形成於1515年。根據加西亞的說法，新印度總督洛波·蘇亞雷斯·德·阿爾貝加利亞的艦隊在從葡萄牙前往印度的途中，於1514年底在莫桑比克過冬，其間魯伊·菲蓋拉（Rui Figueira）對馬達加斯加島進行了航海勘測。其後，阿爾貝加利亞的艦隊在1515年9月駛入果阿港，羅德里格斯根據這支艦隊的勘測信息，描繪了第26葉。⁶⁵

在此基礎上，加西亞推斷《羅德里格斯之書》的形成過程如下：1. 羅德里格斯在1511年受阿爾布開克之命，複寫爪哇人航海士的地圖，並將其副本留在手頭；2. 1513年1月，羅德里格斯從馬六甲返回科欽，參加了紅海遠征，8月返回印度；3. 其後，羅德里格斯首先製作了目錄裡的航海指南和地圖I的第18至29葉；4. 1515年2月，皮萊資從馬六甲返回科欽，羅德里格斯根據皮萊資的親筆手稿製作了《東方志》的寫本，並將其收入手稿群；5. 在此前後，羅德里格斯增補了地圖I，還完成了地圖II、通往紅海和中國的航路記錄，以及巽他群島的景觀圖等部分；6. 最後，羅德里格斯手稿群在未完成時就依據葡萄牙政府的要求被送往里斯本。⁶⁶

除此之外，加西亞還注意到，1515年9月阿爾貝加利亞在接替阿爾布開克成為印度總督之際，派人進行了阿拉伯海的勘測航行，向中國派遣使節，並下令在錫蘭修築要塞。他由此推測，為回應國王的指令，阿爾貝加利亞將能夠提供以紅海、錫蘭和中國為代表的亞洲海域地理信息的羅德里格斯手稿群送往葡萄牙。⁶⁷ 加西亞進一步推斷，羅德里格斯手稿群是在1516年1月從科欽運出的，被加西亞·德·諾羅尼亞（Garisa de Noronha）的艦隊送往里斯本。

然而，《羅德里格斯之書》裡還收錄了關於阿拉伯海、錫蘭和廣州的地圖，以及通往紅海和中國的航路記錄，而《東方志》也詳細記載了這些地區的信息。⁶⁸ 雖然加西亞的觀點歸

根結底並沒有超出推測的領域，但他假設是新總督阿爾貝加利亞為了向國王提供最新的亞洲海域信息，而趕在諾羅尼亞艦隊歸國之際，急忙將尚未完成的羅德里格斯手稿群送回祖國，私以為這一推論具有一定的蓋然性。⁶⁹

小結

1498年抵達印度西海岸的葡萄牙人，以實際勘測為基礎製作了阿拉伯海以西地區的海圖，同時也從來到卡利卡特的海商之中收集了一定的關於孟加拉灣以東地區的地理信息。綜合這些成果、實證性地描繪了亞洲西部海域的世界地圖就是十六世紀初的坎蒂諾球體平面圖和卡維略地圖。進而在1511年，阿爾布開克在佔領馬六甲以後，也不斷積累關於亞洲東部海域的當地信息和實測數據。這些信息被集結成冊後就成為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手稿群中的皮萊資《東方志》和羅德里格斯地圖集。

羅德里格斯地圖雖說是不完整的，但它基於實際勘測描繪了爪哇島以南海域，同時也根據爪哇人航海士的地圖描繪了從孟加拉灣到中國和琉球的廣大海域。這是世界上首份不依據克勞狄烏斯·托勒密和馬可·波羅等人的古典知識，而是根據實際勘測和當地信息描繪整個亞洲海域的世界地圖。

根據開篇目錄中的結構可見，羅德里格斯手稿群本應由實用性的航海指南和從葡萄牙到馬六甲的實測地圖I兩部分組成，作者大概是將其作為一部海事書來構想的。然而後來，羅德里格斯擴大了自己的構想，增補了目錄中並未記錄的地圖。他不僅在地圖I中追加了描繪蘇門答臘島和爪哇島的第30葉，更是從1511年複製的爪哇人地圖中選取錫蘭以東部分，製作了地圖II。在此基礎上，又加上航路記錄、景觀圖和《東方志》寫本，終於成為目前我們所見的羅德里格斯手稿群。

尤其是在加入描繪亞洲東部海域的地圖II後，羅德里格斯地圖囊括了1494年《托爾德

西利亞斯條約》劃分的整個葡屬世界的海域：從巴西到摩鹿加群島，乃至中國南海和東海地區。這一系列反映亞洲海域的地圖最後描繪的，便是位於葡屬世界最東端並與之有貿易往來的琉球。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將詳細討論這份包括琉球在內的、最初的葡萄牙系東亞地圖，檢驗羅德里格斯地圖第 38 至 42 葉記錄的地理信息，並論述它對於此後世界地圖的影響。

註釋：

1. 坎蒂諾球體平面圖（*Cantino Planisphere*）又稱“坎蒂諾世界地圖”（*Cantino World Map*），是現存最早的顯示葡萄牙在東方和西方的地理發現的地圖，它得名自意大利人阿爾貝托·坎蒂諾（Alberto Cantino）。坎蒂諾是為費拉拉公爵秘密收集葡萄牙在海外和航海上的發現的間諜，1502 年他將這幅葡萄牙地圖偷帶到意大利。——譯者註
2. 卡維略地圖（*Caveri Map*，又寫作 *Caverio Map* 或 *Canerio Map*），是意大利製圖師尼古拉·德·卡維略（Nicolay de Caveri）參考坎蒂諾球體平面圖在 1506 年前後繪製的，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譯者註
3. Cortesão, Armando, editor and translator.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2 vols. The Hakluyt Society, 1944.
4. Cortesão, Armando. *A Suma Oriental de Tomé Pires e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rdem da Universidade, 1978.
5. Sollewijn Gelpke, J.H.F. "Afonso de Albuquerque's Pre-Portuguese 'Javanese' Map, Partially Reconstructed from Francisco Rodrigues' Book."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Southeast Asia*, vol. 151, no. 1, 1995, pp. 76–99.
6. Sousa, Ivo Carneiro de. "The First Portuguese Maps of China in Francisco Rodrigues' Book and Atlas (c.1512)." *Review of Culture* (International Edition), no. 41, 2013, pp. 6–20.
7. Garcia, José Manuel. "Other Maps, Other Images: Portuguese Cartography of Southeast Asia and Philippines (1512–1571)." *The First Portuguese Maps and Sketch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hilippines, 1512–1571*. Centro Português de Estudos do Sudeste Asiático, 2002.
8. 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9. (葡) 皮萊賓（トメ・ピレス）著，（日）生田滋等譯註：《東方志》（東方諸国記），“大航海時代叢書”第 1 期 5，東京：岩波書店，1966 年。該書的底本為哈克盧特協會刊行的葡萄牙語原文。另外，《東方志》的完整書名為 *Suma Oriental que trata do Maar Roxo ate aos Chins*（《從紅海到中國的東洋全志》）。（中文譯稿中的該書書名採取 2005 年何高濟中譯本的譯法。——譯者註）
10. 克勞狄烏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約 100–168），羅馬時期的希臘裔學者，同時也是數學家、天文學家、地理學家、占星家，168 年於埃及亞歷山大港逝世。他最著名的學說為“地心說”，以地球為中心的宇宙模型也被稱為“托勒密系統”。——譯者註
11. 關於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初進入亞洲海域的情況，生田滋的〈大航海時代的東亞〉有綜合論述，參見（日）生田滋：〈大航海時代的東亞〉（大航海時代の東アジア），（日）榎一雄編：《西歐文明與東亞》（西歐文明と東アジア），“東西文明的交流”5，東京：平凡社，1971 年，頁 83–110。特別是關於進入摩鹿加群島，可參見生田滋的《大航海時代與摩鹿加群島》（大航海時代とモルッカ諸島，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 年）第 1 章〈追尋“丁子之島”〉（「丁子の島」を求めて）；關於進入中國的過程，參見 Loureiro, Rui Manuel.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 Fundação Oriente, 2000, Parte II, 'Primeiros Encontros e Primeiros Imagens 1509–1517'.
12. Calicut，又稱科澤科德（Kozhikode），在中國史料中稱古里，印度西南部沿海城市，屬於原馬拉巴爾地區，現為喀拉拉邦第三大城市。——譯者註
13. （日）生田滋：〈大航海時代的東亞〉，（日）榎一雄編：《西歐文明與東亞》，“東西文明的交流”5，東京：平凡社，1971 年，頁 85–90；（日）齋藤俊輔：《印度領土的建立和葡萄牙人的定居點——重新審視葡萄牙向亞洲擴張的歷史》（インディア領の成立とポルトガル人の定住 ポルトガルのアジア進出史の再検討），東京：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2016 年，頁 14–16。另外，總督如果是由地位高的貴族來擔任的話，也被稱為“副王”（vice-rey）。Disney, A. R. *A History of Portugal and the Portuguese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Vol. 2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 p. 159. 不過，本文中基本使用“總督”這一稱號。
14. （日）生田滋：〈大航海時代的東亞〉，（日）榎一雄編：

海外文獻中的澳門史

- 《西歐文明與東亞》，“東西文明的交流”5，東京：平凡社，1971年，頁100–105；Loureiro, Rui Manuel.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 Fundação Oriente, 2000, pp. 117–126.
15. 白古王朝（Pegu，英文又稱Hanthawaddy Kingdom，中文亦作勃固王朝），是緬甸蒲甘王朝瓦解後，孟族在下緬甸地區建立的一個地方政權，建立於1369年，滅亡於十六世紀初。——譯者註
16. 以上記述主要基於（日）生田滋：〈大航海時代的東亞〉，（日）榎一雄編：《西歐文明與東亞》，“東西文明的交流”5，東京：平凡社，1971年，頁100–107；Disney, A. R. *A History of Portugal and the Portuguese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Vol. 2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 pp. 129–140.
17. Mendonça, Henrique Lopes de, and Raimundo António de Bulhão Pato, editors. *Cartas de Affonso de Albuquerque*. tomo I, Academia Real das Ciencias de Lisboa, 1884, pp. 64–65.
18. Mendonça, Henrique Lopes de, and Raimundo António de Bulhão Pato, editors. *Cartas de Affonso de Albuquerque*. tomo I, Academia Real das Ciencias de Lisboa, 1884, p. 68. 英文翻譯可見 Garcia, José Manuel. "Other Maps, Other Images: Portuguese Cartography of Southeast Asia and Philippines (1512–1571)." *The First Portuguese Maps and Sketch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hilippines, 1512–1571*. Centro Português de Estudos do Sudeste Asiático, 2002, p. 13; 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 17.
19. 參見（日）生田滋：〈大航海時代的東亞〉，（日）榎一雄編：《西歐文明與東亞》，“東西文明的交流”5，東京：平凡社，1971年，頁24–28、55–58；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p. 18–19.
20. （日）生田滋：〈大航海時代的東亞〉，（日）榎一雄編：《西歐文明與東亞》，“東西文明的交流”5，東京：平凡社，1971年，頁90–98；Disney, A. R. *A History of Portugal and the Portuguese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Vol. 2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 pp. 129–134.
21. 參閱 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 20; （日）合田昌史：〈後蒙古時代的海事情報：論十六世紀上半葉的葡萄牙地圖和海事書籍〉（ポスト・モンゴル時代の海洋インテリジェンス—16世紀前半ポルトガルの地図と海事書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第71卷第3號（2012），頁169–170。
22. 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 20.
23. 皮萊資被阿爾布開克任命為馬六甲的商館館員，1512年7至8月從科欽前往馬尼拉赴任。羅德里格斯於同年底從班達群島返回馬六甲，很有可能在此處與皮萊資有接觸。（日）生田滋：〈解說〉，（葡）皮萊資著，（日）生田滋等譯註：《東方志》，“大航海時代叢書”第1期5，東京：岩波書店，1966年，頁17–25；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 19.
24. （日）生田滋：〈解說〉，（葡）皮萊資著，（日）生田滋等譯註：《東方志》，“大航海時代叢書”第1期5，東京：岩波書店，1966年，頁18；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 21.
25. 參見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上編，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勵委員會，1988年，頁271–284；金國平：〈Tumon 雜考〉，《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等。
26. 關於1513年區華利的中國航行，參見 Loureiro, Rui Manuel.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 Fundação Oriente, 2000, Parte II, 'Primeiros Encontros e Primeiros Imagens 1509–1517', pp. 149–157. 區華利將詳細敘述本次航海中所得中國相關情報的報告書送回祖國。雖然這份報告書未能留存至今，但我認為皮萊資《東方志》中關於中國貿易的敘述主要依據的就是這份報告書。
27. Loureiro, Rui Manuel.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 Fundação Oriente, 2000, Parte II, 'Primeiros Encontros e Primeiros Imagens 1509–1517', pp. 157–160.
28. Loureiro, Rui Manuel.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 Fundação Oriente, 2000, Parte II, 'Primeiros Encontros e Primeiros Imagens 1509–1517', pp. 191–246.
29. Loureiro, Rui Manuel.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 Fundação Oriente, 2000, Parte II, 'Primeiros Encontros e Primeiros Imagens 1509–1517', pp. 246–248.
30. Barros, João de. *Ásia de João de Barros, Terceira Década*. Agêndas geral das colônias, 1946, livro 6, capítulo 1, p. 301.
 31. Chang, T'ien-tsê. *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 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 E. J. Brill, 1969, pp. 47–48; Loureiro, Rui Manuel.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 Fundação Oriente, 2000, Parte II, 'Primeiros Encontros e Primeiros Imagens 1509–1517', pp. 246–252.
 32. Loureiro, Rui Manuel.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 Fundação Oriente, 2000, Parte II, 'Primeiros Encontros e Primeiros Imagens 1509–1517', pp. 253–257.
 33. 即明武宗朱厚照（1491—1521），明朝第十位皇帝（1505至1521年在位），年號正德。——譯者註
 34. Chang, T'ien-tsê. *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 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 E. J. Brill, 1969, pp. 48–54; Loureiro, Rui Manuel.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 Fundação Oriente, 2000, Parte II, 'Primeiros Encontros e Primeiros Imagens 1509–1517', pp. 269–283.
 35. 占族（Chams），東南亞民族，公元二世紀建立古國占婆，1471年被越南後黎朝瓦解成多個土司自治領地，1832年被越南阮朝改土歸流吞併滅國。占族人原為印度教徒，九至十世紀兼信佛教，至十七世紀末部分變成穆斯林。今分佈於柬埔寨東部、越南中南部。——譯者註
 36. Loureiro, Rui Manuel. introdução, leitura e notas, *Cartas dos Cativos de Cantão, Cristóvão Vieira e Vasco Calvo (1524?)*.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2, pp. 32–33 & 66–67, note 14.
 37. 根據 Loureiro, Rui Manuel. introdução, leitura e notas, *Cartas dos Cativos de Cantão, Cristóvão Vieira e Vasco Calvo (1524?)*.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2, pp. 66–67, note 14, 維埃拉提到的“馬六甲王”指的是葡萄牙統治下的馬六甲印度教徒社群的領袖本達拉（Bundala）。雖然史料中對於五艘戎克船的所屬關係語焉不詳，但我推測本達拉擁有的四艘戎克船中有兩艘分別被租借或委託給羅德里格斯和區華利，他們便帶領這兩艘船去了屯門。
 38. 另外，1522年7月從馬六甲航行至屯門的馬蒂姆·阿豐索·德·梅洛·科蒂尼奧（Martim Afonso de Melo Coutinho）艦隊記錄了“馬六甲之地首席領水員”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的同行。參見 Loureiro, Rui Manuel. introdução, leitura e notas, *Cartas dos Cativos de Cantão, Cristóvão Vieira e Vasco Calvo (1524?)*.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2, p. 290. 不過，根據上述維埃拉所說，很難認為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在1521年逃離屯門、返回了馬六甲，故而此處或許是記錄有誤，又或許是指另外的同名之人。
 39. Alegria, Maria Fernanda, et al. "Portuguese Cartography in the Renaissance." Edited by David Woodward. *Cartography in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edited by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3, pt. 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p. 1003–1004.
 40. Alegria, Maria Fernanda, et al. "Portuguese Cartography in the Renaissance." Edited by David Woodward. *Cartography in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edited by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3, pt. 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 1005; Thomaz, Luis Filipe F. R. "The Image of the Archipelago in Portuguese Cartography of the 16th and Early 17th Centuries." *Archipel*, no. 49, 1995, pp. 79–80.
 41. 關於羅德里格斯手稿群的文獻學，參見 Cortesão, Armando, editor and translator.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2 vols. The Hakluyt Society, 1944, vol. I, pp. lxxxviii–xcvi; 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p. 24–26.
 42. 除此之外，里斯本國家圖書館還藏有《東方志》的寫本。其內容相當於羅德里格斯手稿群中的《東方志》的前半部分，不同之處和節略部分很多。另外，里斯本版本的內容和構成與喬萬尼·巴蒂斯塔·拉穆西奧（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1550年刊行的《航海記集成》（*Navigazione et Viaggi*）第一卷收錄的《東方志》意大利語譯本類似。可以認為，或許還有與二者共通且與羅德里格斯手稿群相異的其他系統的寫本存在。參見（日）生田滋：《解說》，（葡）皮萊資著，（日）生田滋等譯註：《東方志》，“大航海時代叢書”第1期5，東京：岩波書店，1966年，頁25–27。里斯本版本《東方志》的文本可見 Loureiro, Rui Manuel. *O Manuscrito de Lisboa da "Suma Oriental" de Tomé Pires*.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6.
 43. 參見 Cortesão, Armando, editor and translator.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海外文獻中的澳門史

- 2 vols. The Hakluyt Society, 1944, pp. lxxxix–xc; 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p. 24–26.
44. Santarém, Visconde de. *Atlas composé de mappemondes, de portulans et de cartes hydrographiques et historiques depuis le VIème jusqu'au XVIIème siècle*. E. Thunot & Cie., 1849. 該書復刻版有 Wallis, Helen and A. H. Sijmons. *Atlas de Santarem: Facsimile of the Final Edition 1849, with Explanatory Texts*. Rudolf Muller, 1985. 雖然這部地圖集是 1849 年刊行的，但實際上是在 1841 年最初刊行的地圖集裡，依次添補了 1842 至 1844 年、1849 至 1855 年復刻的地圖。關於桑塔倫伯爵的事跡及其地圖集的刊行，參見 Wallis, Helen and A. H. Sijmons. *Atlas de Santarem: Facsimile of the Final Edition 1849, with Explanatory Texts*. Rudolf Muller, 1985, pp. 9–25; 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 25. 另外，關於 1530 年代初基於桑塔倫復刻本進行的羅德里格斯地圖研究史，參見 Cortesão, Armando. *Cartografia e Cartógrafos Portugueses dos Séculos XV e XVI*, vol. II, Seara Nova, 1935, pp. 122–130; (日) 中村拓：〈東亞的古地圖〉（東亞的古地圖），《橫濱市立大學紀要》（橫濱市立大學紀要），第 88 期（1958），頁 82–87。
45. 復刻本（facsimile edition，也稱覆刻本、仿真本），指書籍已經絕版，或是珍稀善本，通過影印、拍照或其他方式（如縮微、掃描）重印出版。——譯者註
46. 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arte III, "O Conteúdo d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另外，科爾特桑所作解說可見 Cortesão, Armando, editor and translator.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2 vols. The Hakluyt Society, 1944, vol. I, "Introduction".
47. 原文文本的復刻見 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p. 42–43. 英文譯本 見 Cortesão, Armando, editor and translator.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2 vols. The Hakluyt Society, 1944, vol. II, pp. 290–291.
48. 原文文本的復刻見 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p. 44–54. 英文譯本 見 Cortesão, Armando, editor and translator.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2 vols. The Hakluyt Society, 1944, vol. II, pp. 294–301, 303–304.
49. 原文文本的復刻見 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p. 43–44. 英文譯本 見 Cortesão, Armando, editor and translator.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2 vols. The Hakluyt Society, 1944, vol. II, pp. 291–294.
50. 原文文本的復刻見 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 53. 英文譯本 見 Cortesão, Armando, editor and translator.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2 vols. The Hakluyt Society, 1944, vol. II, pp. 301–303.
51. 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p. 124–153.
52. 地圖 I a 的中心畫有裝飾性的羅盤圖（rosa dos ventos），以放射狀線條展示了 32 方位。畫面上方是表示緯度的線，下方有表示海里（légua）的標尺。與此相對，地圖 I b 上只標記了方位，卻沒有羅盤圖、緯度和海里。另外，地圖 II 中展示了羅盤圖和方位，卻沒有記錄緯度和海里。
53. 可參見 Mendonça, Henrique Lopes de, and Raimundo António de Bulhão Pato, editors. *Cartas de Affonso de Albuquerque*. tomo I, Academia Real das Ciencias de Lisboa, 1884, pp. 64–65. Earle, T. F., and John Villiers, editors. *Albuquerque: Caesar of the East, Selected Texts by Alfonso de Albuquerque and His Son*. Aris & Phillips, 1990, p. 149; 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 16; Garcia, José Manuel. "Other Maps, Other Images: Portuguese Cartography of Southeast Asia and Philippines (1512–1571)." *The First Portuguese Maps and Sketch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hilippines, 1512–1571*. Centro Português de Estudos do Sudeste Asiático, 2002, p. 13; Sousa, Ivo Carneiro de. "The First Portuguese Maps of China in Francisco Rodrigues' Book and Atlas (c. 1512)." *Review of Culture* (International Edition), no. 41, 2013, pp. 8–9 等。

54. Reid, Anthony. "The Rise and Fall of Sino-Japanese Shipping." *Charting the Shape of Early Modern Southeast Asia*. Silkwork Books, 1999.
55. Tibbetts, Gerald R. "The Role of Charts in Islamic Navig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Edited by David Woodward. *Cartography in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pt. 1, p. 256.
56. (葡) 皮萊賓著，(日) 生田滋等譯註：《東方志》，“大航海時代叢書”第1期5，東京：岩波書店，1966年，頁354–356。原文見 Cortesão, Armando. *A Suma Oriental de Tomé Pires e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rdem da Universidade, 1978, p. 336; 英語譯文見 Cortesão, Armando, editor and translator.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2 vols. The Hakluyt Society, 1944, vol. I, pp. 210–211。由於日譯本的譯文晦澀難懂，故此處參照原文進行了改譯。
57. (澳) 安東尼·瑞德 (Anthony Reid) 著，(日) 平野秀秋、田中優子譯：《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年·第2卷·擴張與危機》(大航海時代の東南アジア 1450–1680年 II 拡張と危機)，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02年，頁59–60。
58. 本名艾哈邁德·穆希丁·皮里 (Ahmet Muhiddin Piri, 約1465–1553)，奧斯曼土耳其著名的海盜、製圖師、地理學家和海軍上將。他廣為人知的“皮里·雷斯”這一稱號中的“雷斯”實為奧斯曼帝國的一種頭銜，類似於“艦長”或“海軍將軍”等，故奧斯曼海軍將領多以“雷斯”為名。——譯者註
59. Nebenzahl, Kenneth. *Atlas of Columbus and the Great Discoveries*. Rand McNally, 1990, pp. 62–64; 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 17.
60. Sollewijn Gelpke, J.H.F. "Afonso de Albuquerque's Pre-Portuguese 'Javanese' Map, Partially Reconstructed from Francisco Rodrigues' Book."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ol. 151, no. 1, 1995, pp. 93–94.
61. 例如，在緊接地圖 I 的第31至32葉，只以羅盤圖為中心記錄了方位和海里，並沒有畫出地圖。作者或許本來打算在描繪蘇門答臘島東岸和爪哇島北岸的第30葉之後，在這兩葉裡畫上從小巽他群島到摩鹿加群島的實測圖。此外，在第43至82葉的共計40葉裡，巽他群島的景觀圖是全部繪製完畢的狀態，與此相對，在其後第87至112葉的共計24葉裡，作者只是粗略描出了地形輪廓而已。
62. 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 31.
63. Cortesão, Armando, editor and translator.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2 vols. The Hakluyt Society, 1944, vol. I, pp. xciv–xcv; 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 30.
64. Cortesão, Armando, editor and translator.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2 vols. The Hakluyt Society, 1944, vol. I, pp. xciii–xcvi.
65. 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p. 28 & 76–77。另外，加西亞指出，在地圖 I 的第28葉，波斯灣與巴林島的海岸線比以前的世界地圖上描繪的更加準確，並推測這是基於阿爾布開克1514年6至9月進行的對波斯灣內部海域的首次航海勘測的成果繪製的。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 20.
66. 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p. 16–21, 26–27, 55–56.
67. 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p. 26–27。加西亞引用的《曼努埃爾國王編年史》中的內容如下：“洛波·蘇亞雷斯從葡萄牙出發之際，曼努埃爾國王特別給他委派了三個任務：其一，航向阿拉伯海；其二，讓費爾南·佩雷茲·德·安德拉德的船隊抵達中國；其三，在錫蘭的科倫坡港修築要塞。”(Góis, Damião de. *Crónica do Felicissimo Rei D. Manuel*.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1955, parte IV, capítulo XXXII, p. 79.)
68. Garcia, José Manuel, editor.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O primeiro Atlas do Mundo Moderno*.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o Porto, 2008, p. 27.
69. 科爾特桑與加西亞認為《羅德里格斯之書》是作者應本國政府的要求而製作的一份公務性文件；與此相對，索勒韋恩·赫爾普克提出，地圖 II 中對東爪哇至摩鹿加群島的描繪幾乎未能反映阿布雷烏船隊的勘察成果，故而推測該書的成書過程如下：1. 羅德里格斯在1511年複製爪哇人地圖並將其獻給國王之際，還製成了另外的寫本；2. 羅德里格斯帶着

海外文獻中的澳門史

這份寫本參加了翌年的摩鹿加遠征，回航後根據勘察成果製作了海圖並將其送回祖國；3. 其後，羅德里格斯私自收藏了根據爪哇人地圖粗略描繪的抄本，後來不知因何而將包含這份地圖抄本的手稿群送回了祖國（Sollewijn Gelpke, J.H.F. "Afonso de Albuquerque's Pre-Portuguese 'Javanese' Map, Partially Reconstructed from Francisco Rodrigues' Book."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ol, 151, no. 1, 1995）。地圖Ⅱ確實讓人覺得像爪哇人地圖在一定程度上的簡略版，但海事相關部分和地圖集部分描繪着相當精緻的裝飾性元素，這令我很難認同羅德里格斯手稿群整體來說是他私藏的粗略抄本的說法。或許採信科爾特桑與加西亞之說更為妥當，即羅德里格斯手稿群的製作目的就是送呈本國政府。

